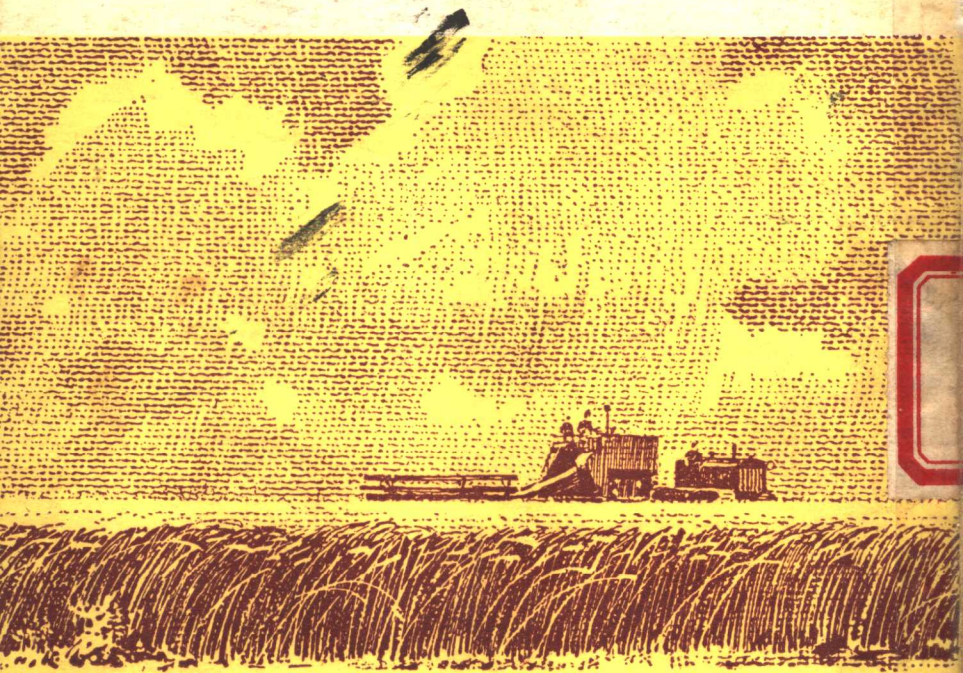


向共產主義前進

杜勃可夫茨基著
王靖國譯



中華書局出版

向共產主義前進

杜勃可夫茨基著

王 靖 國 譯

中華書局出版

本書內容提要

本書敘述蘇聯一個著名集體農莊的長成歷史。著者出身貧農，自始即任該農莊的主席，迄已二十五年。全書內容對於蘇聯農民自十月革命後在布爾塞維克黨和蘇維埃政權領導幫助之下，如何克服困難，粉碎富農階級的破壞，成功地走向集體化、機械化耕作的社會主義大道，以及農民們的生活怎樣逐漸改善提高，均有純樸親切的描述；譯筆忠實，可供我國農業改造和發展的參考。

* 版權所有 *

向共產主義前進

◎ 定價人民幣六千五百元

譯者：王靖國

原書名 Advancing to Communism

原作者 F. Dubkovetsky

原出版者 Foreign Language Publishing
House, Moscow

原書出版年份 1951年

出版者：中華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澳門路四七七號

印刷者：中華書局上海印刷廠

總經售：新華書店華東總分店

上海南京西路一號

編號：15347

(51 10, 溫型, 32開, 70頁, 80千字)

1954年2月3版

印數(滬)19,001—21,000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警二六號)

——蘇聯一個集體農莊的成長史——

目 錄

從老遠說起·····	此
「一切是生產者所有·····」·····	一二
「蜂房和蜂」·····	一八
第一個步驟·····	二一
新的困難與新的希望·····	二五
拖拉機！·····	二九
前進一步·····	三三
「十月之果」·····	三六
社會主義的標誌·····	四〇
學習與返回工作崗位·····	四三

辛德芮娜的故事·····	四八
第十七個春天·····	五一
成績展覽·····	五五
會見尼吉達·色吉葉維支·克勒新却夫·····	五九
遠離·····	六三
後來怎樣·····	六七
蒂特里奇少校的產業·····	七二
回到烏克蘭·····	七六
從頭幹過·····	八〇
光輝日子的開始·····	八五
斯大林和我們在一塊·····	八九
一個集體農莊五年計劃的誕生·····	九二
意外的阻礙·····	九六
成功的保證·····	九九
進行中的一個巨大工程·····	一〇三

拉查·莫色葉維支·卡崗諾維支過訪·····	一〇七
二十五年了·····	一一二
到人民民主國家去旅行·····	一一八
一個貴賓·····	一二三
瓦西耳·格力烏克「從來沒有看過像這樣的」·····	一二七
一個偉大的集體農莊力量·····	一三二
未來的展望·····	一三六

從老遠說起

我於一八九四年出生在那時稱爲比薩拉比亞省的寇丁郡，靠近蒂聶斯德河一個名叫查洛增尼的村落中。

父親有着一個大的家庭負擔，可是只有三俄頃耕地。

我們原有一匹馬，因爲孩子們需要牛奶，父親只得把馬賣掉買進一頭奶牛來。田地裏要用馬就得向富農們那裏去租，租錢用人工勞力去抵償。

我經常在冬天裏上學，夏天就和母親姊妹到貴族領地上去栽種甜菜。在那裏做工成年人的工資是二十五個戈貝一天，像我這樣的年輕小夥子，只有十五個。我要取得二十五個戈貝的報酬，就得在發工時站在我母親和姊姊後面的石墩上，顯得我的個兒長得更高才行。

一九〇七年，那裏發生了工人罷工，或者如同那時所說的「暴動」，工人們因爲得到的工資少得可憐，拒絕工作，要求着較高的待遇。可是貴族領主不特不給工人增加工資，反從寇丁郡帶來了武裝警察，把罷工的領袖們關了起來，用鞭子抽打他們。並且聲言，誰不在原

有的工資下做工，就用同樣的方法對付誰，結果工人們只得讓步。

之後不久，有件事情發生，使我不能再上冬學了。

我在學校唸書，本來要算是個好學生，但是當我進到四年級開始學算術的分數時，我簡直弄不清楚分數的用法。老師見我這樣笨，就罵我是個蠢材以及別的一些侮辱性的名字。有一天，他突然抓着我的頭向黑板上亂撞。

老師對我這樣的責罰，使我嚇得不敢再到學校去，只好在村中後面的圍場中浪蕩着，直躲到散了學才回家去。這樣挨過了好幾天，最後給父親發覺了，就用皮鞭打了我一頓。不過，他並沒有堅持一定要我繼續上學；正在這時的前後，他生起病來了，因此我不得不幫助母親，在我們自己的小塊土地上工作。不久，父親倒床起不來了。

這時，我出去幫工，在貴族領地上駕馭聯畜。有時駕着糞車，有時耕田，有時耙地，工作是相當艱苦的，但我還算對付得了。一天，他們叫我去駕駛別人的一對牛車。這對牛又老，又懶，又不聽話；只有用鞭子抽着才能使它們走動。當時我想盡辦法，也套不上駕具，叫牠們上路，牠們就站停在那裏動也不動。

別的人這時早已駕着車走了，我還在和這兩條牛搏鬥。領地上管事的人看到我還沒走，他竟不問情由，叫我嚐了嚐鞭子的味道。我恨透了他，也恨透了領地上的一切。我就不辭而

別的跑掉，去到一個煉糖廠作工。在那裏我擔任的是起卸石灰。這是工作辛苦極了：因為工作時石灰灰塵會吸入到肺部，使你的氣息窒塞起來。不過，這兒的報酬却比貴族領地那裏好些，而且還可以儘量喝糖水。

煉糖季節過去了，我繼續留在廠裏，幫助着照看機器，我對機器逐漸發生了很大的興趣。

這一年的秋冬兩季，我就這樣的過去。最後，我帶着賺得的五十個盧布回到家裏。母親把原有的那隻牛賣掉，得的賣價，加上我帶回的錢，另買進了一對母馬。父親這時仍舊臥床不起，我就成了家裏的首腦。

一九一四年，父親死了，隨後不久，俄國對德國和奧匈帝國的戰爭爆發了起來。那時我剛二十歲。現在認識我的人，誰也不會相信當時我是怎樣的瘦。因此，先後有兩次，我去應募都給新兵招募的當局拒絕了。但因戰事繼續下去，我最後還是入了選。我和一些別的應募者一同開到寇丁郡，被編在步兵裏。

我算是運氣來了。一天，我看見一羣招募來的新兵圍繞着一個軍官，原來這個軍官希望有人志願報名參加空軍工作。這真是難得的機緣，我本來極端熱望着在有機器的工兵單位裏做事，現在竟然有這種機會，讓我到空軍中去服務！

「我願意當個空軍，伍長」，我向那位軍官報名。我叫他伍長，以爲「伍長」是個很高的官階。

直到現在，我還沒清楚什麼原因，可是那位軍官對我的話很樂意地聽了。

「唸過書嗎？」他問我。

「唸了四年，」我大胆地撒謊；可是隨即發起愁來——如果他要考問我的算術分數怎麼辦呢？

事實上他並沒有再問什麼，只是再挑選了十個曾經上過學的，就把我們帶到澤米林卡去。因爲第六空軍隊的服務站設在那裏。經過了六個月的訓練後，我被派到空軍機械廠去工作。機械簡直把我迷住了。因爲我的成績很好，所以我又被送進一個空軍機械技工學校去深造。

這真够令人高興。當我進到教室的座位上時，我擔心的只有一點：那就是算術分數。可是說也奇怪，這時我却發現分數並不難，很容易——這簡直是我意想不到的。

我修完功課，我的十七門功課都獲得了「優異的」成績。得到了空軍地面機械技工的畢業文憑。由於在學成績優良，過了一個短時後，我就被派爲空軍機械廠的教師。

當偉大的十月革命來到的時候，我們廠裏的人參加了一切的示威運動，並很高興的迎接

了這一個新的生活。後來，烏克蘭民族主義者伯迪魯拉帶着反革命的匪徒想來奪取我們的服務站，我們就武裝起來，力予保衛。

一直等到西南前線完全解體時我才回家。我們在村裏成立了一個革命委員會，所有從前線回來的軍人就把貴族領主的土地分掉。

但是情勢的發展並沒有如我們所預想的那樣。起先是德國人，後來是羅馬尼亞的保守黨徒，竟把我們遍地青苗的比薩拉比亞佔據了。

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底羅馬尼亞軍隊佔領了比薩拉比亞後，就樹立起一個恐怖的、劫掠的惡毒統治，迫害農人和城市的居民。人們稍有抵抗，就要遭受酷刑和槍斃的懲罰。

當羅馬尼亞人到達查洛增尼村時，我們中間當過兵的人就都憤怒的說：「我們對這些傢伙也要容忍嗎？費亞多，你看，這是一種什麼樣的軍隊，他們用牛拖着炮，軍士穿着樹皮做的鞋子！我們只要鐮刀和斧頭就可以把他們打垮！」

果然，一九一九年一月，我們寇丁郡的人民大眾就起來反抗這些侵略者，把羅馬尼亞軍隊趕出到境外去。我帶領的是一小隊步兵。我們有一座機關槍，每個士兵都有一枝來復槍和手榴彈。

我們反抗這些侵略者，作戰確是打得英勇極了。但是羅馬尼亞軍隊因為得着伯迪魯拉軍

隊的援助，終於仍舊把寇丁郡的反抗運動鎮壓下去。這是一月二十一日的事。反抗運動被鎮壓下去後，寇丁郡遭受了好幾個星期的大屠殺；人民被殺的在一萬一千人以上，有五萬多人逃過了蒂聶斯德河。

我所隸屬的那一營人也就在逃難隊伍之中。

「一切是生產者所有……」

我們這營人渡過蒂聶斯德河，就在卡美勒資——波多斯克省的一個小市鎮登拉葉夫基停住，這兒已爲伯迪魯拉的軍隊所佔領。他們勸我們參加他們的軍隊，答應我們把羅馬尼亞人趕出寇丁郡。

但是我們已經看出他們那欺騙式的諾言是沒有價值的。幫助羅馬尼亞侵略者粉碎了寇丁郡的反抗運動的，不就是這些傢伙嗎！

於是兩營伯迪魯拉軍隊就把我們圍住，把我們趕進一個救火站裏，外面由他們警衛着。到了晚上，我們殺死了守衛的，突圍而走。我和由查洛增尼來的一些人向東衝去。在莫希勒夫——波多斯克，我們遇到一些紅軍正規軍——比薩拉比亞軍第一團。從那時起，我和一些同伴就停留下來，參加紅軍，一直到內戰結束。在紅軍中起初我在步兵裏，後來又轉到炮兵

——第一三五炮兵隊。

我記得那時我們是多麼的愛唱國際歌啊，特別是這幾句「一切是生產者所有，那能容納寄生蟲！」我們相信：我們正義的、神聖的革命事業一定會得到勝利，我們也相信：我們馬上就可取得土地，把懶漢和寄生蟲一齊消滅乾淨。

比薩拉比亞軍第一團和第一三五炮兵隊，在消滅伯迪魯拉的、克里哥葉夫的、宙廷尼克馬克諾和馬盧西亞的反革命軍隊時，戰功卓著。同樣，在反對波蘭白軍的戰爭中也表現了輝煌的成績。不過，如要一一說明這些戰鬥經過，那是要寫成一本厚書的，這裏只得略去。

戰爭過去了，我的這一單位駐在基輔省一個名叫泰洛的地方。人們在談論着復員。我開始想到了自己：一個無家可歸的比薩拉比亞人，我到什麼地方去安身呢？我的故鄉這時還在侵略者的鐵蹄踐踏下。

一九二一年一月的一個晚上，我去到泰洛俱樂部；這兒要舉行一個遊藝會。許多年輕女孩子也常到這裏來。她們多數不喜歡和我們軍人打交道。在她們眼光中，我們不是她們合式的對象，她們說我們，今天在這裏，明天可能就走了。

可是不管這些，我鼓着勇氣走到一個女孩子的面前。她似乎只有十七歲，我第一次見她就喜歡她的容貌。你一眼就看出她出身於貧苦的家庭：穿着很樸素，舉止謙和，毫不誇誇，

和富家女子的高貴虛偽的氣概完全不同。

我和她說話，問她的名字叫什麼。

「德西亞，」她回答着說，臉色紅了起來。我覺得她這樣更好看了。

「我叫費亞多，」我把我的名字告訴她。「現在我們算認識了。」

我買了門票，我們一同進到會場。

這個女孩子就是葉夫多基亞·尼可勒葉芙娜·屈班，我未來的妻子。幾個月後我們就結婚了。

接着，我們的部隊由泰洛遷到斯克威拉去。我不得不暫時離開我年輕的妻子。分別時眼淚是免不了要掉的。「你要和你的費亞多永別了，」她的女友們都向她嘲笑說，「他不會再回來的了。」但是我離隊以後，還是回來了。我們夫妻兩個都是身無長物的。只得和岳父母住在一塊，靠着給富農們幫工維持生活。

一九二二年春天，我從本地地主土地上分得了三公頃的土地，我岳父也分得了一塊。我們現在算是有土地了，可是除此以外百無一有。我們怎樣來進行耕種呢？種子從那裏來呢？照這樣子，倒不如把這塊地讓給富農，分得一份收成的好。

我試向富農亞伯特那裏去弄種子，因為我這時正在他的榨油廠做工。

「請你給我工資時，用穀物代替現錢好麼？」我向他請求着。「因為我田地上還沒有種子哩。」

他的回答是指着惡草說：

「你把這些東西拿去栽起來吧……」

結果是貧農委員會幫助了我。這類的貧農委員會跟富農們進行鬥爭，對最缺乏的農家給以物質的幫助。它們領導了農民互助隊的活動。

一九二二年夏天，我被選為區貧農委員會的主席。具有鬥爭精神的人開始環聚到我身邊來。其中最特出的是一個比薩拉比亞同鄉奧力新·羅沙可，他以前也是駐在泰洛的。還有一位早前在西瓦洛夫伯爵領地上做工的尼基達·康弗得勒。康弗得勒後來成了我的一個最親密的朋友。

我記起我們第一次相識的情形來。有一次我正在替亞伯特建造一個穀倉，康弗得勒經過那裏，他停住了腳，望了我一會說道：

「夥計，你真是個聰明的工匠。」

這話一點不錯，我的確要算個做工的好手，我這項本領是從我父親那裏學得的。我能蓋造一所茅屋，製造一隻大桶，也可以做一扇門，或是一副窗架。

「老是替別人做工，你自己呢？」康弗得勒接着說：「什麼時候才替你自己蓋間房子住？」

對於蓋房子的問題，我的岳父也曾提過好幾次。

聽了康弗得勒這話，我把斧頭丟掉，蹲了下來對他說：

「我還沒有想到自己要有一個房子，我覺得我現在還不需要牠。」

「你不需要一個房子？你這話是什麼意思？」他很驚訝的詰問着我；他也是個沒有住房的人，這時租住在一個亭子間裏。

「就是我說的這個意思，我現在正在想到一個問題……自從參軍以後，我就時常想到它，這個問題是我現在唯一最關切的了。我想的是在大家公有土地上，建築一座大家公共的房屋。」

在許多報紙和小冊子上，我已經看到過討論農業的集體組織——合作農莊和農村公社。只是我對於它們究竟是什麼一種樣式，還在模糊不清。我所曉得的就只是共產黨和列寧自己提出這種樣式的農業組織。

在我被選為貧農委員會的負責人以後，我把我的這種意見向貧農委員會的戰友們說明。這才知道康弗得勒和一個復員的紅軍也是村貧農委員會主席的弗拉士·潘琴科，也在想到同